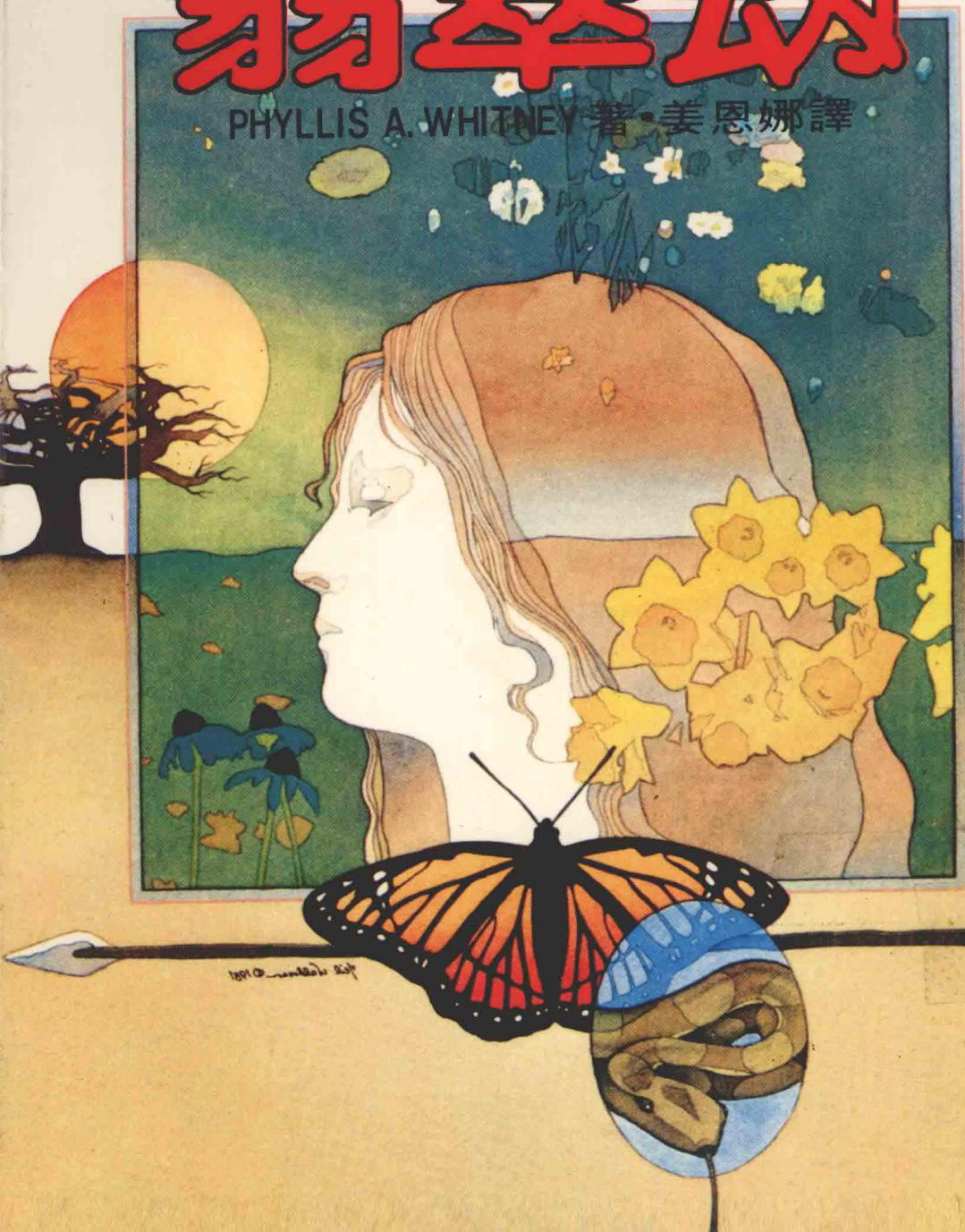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 姜恩娜 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二〇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四五

翡翠劫

EMERALD

原 著：PHYLLIS A. WHITNEY

譯 者：姜 恩 娜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鍾

趙爾心·費 菁·陳更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君·林新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曉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登人·楊昌榮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丁慧瑜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 七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翡翠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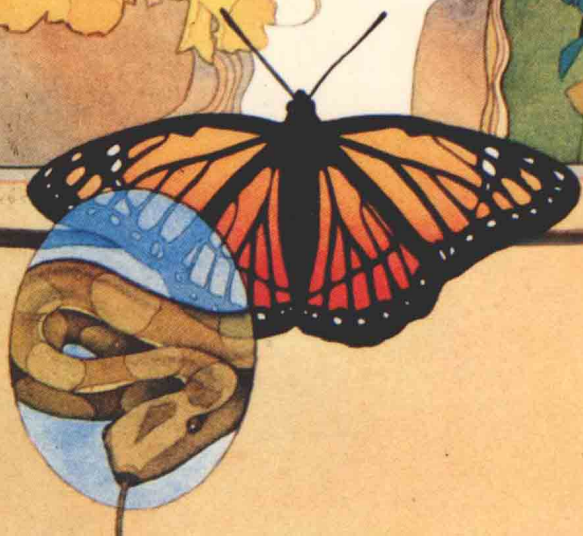
PHYLLIS A. WHITNEY 著 姜恩娜 譯



1991 © ...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姜恩娜譯



當代名著精選145

翡翠劫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令人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兩年多來，每星期一本，從不脫期，真了不起，何等魄力！多少心血！譯文的水準極高，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句子一點也不西化彘扭，人名也譯得好，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像羅勃·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龍爭虎鬥」和「死亡拼圖」，佈局奇幻、氣氛緊張，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相形之下，佛萊明的○七成為小兒科，類似的小說如「第二夫人」、「天恨」等也各有所長。其餘如「飄零的花瓣」極有吸引力，「四季」果然別具風格，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人物表

莫妮卡·阿蓮 (Monica Arlen)

——卅、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

薩克森·史考特 (Saxon Scott)

——與莫妮卡·阿蓮搭檔演出的著名男演員，小名薩克斯。

卡羅·漢彌爾敦 (Carol Hamilton)

——本書主角。女作家。莫妮卡·阿蓮的甥孫女。

佩姬·史密斯 (Peggy Smith)

——莫妮卡·阿蓮的好友兼女秘書，面貌酷似莫妮卡。

琳達·崔佛 (Linda Trevor)

——莫妮卡隱居棕櫚泉時候的女秘書。

傑生·崔佛 (Jason Trevor)

——琳達·崔佛的哥哥，在博物館任職。

拉斐·李茲 (Ralph Reese)

——在莫妮卡住處爲她跑腿辦事的人。

歐文·巴克萊 (Owen Barclay)

——卡露·漢彌爾敦的前夫，生性兇殘，化名巴倫克洛威屈。

凱斯 (Keith)

——卡露·漢彌爾敦之子。

阿娃·李歐尼達斯 (Alva Leonidas)

——莫妮卡·阿蓮的化粧師；薩克森·史考特的前妻。

尼可斯·李歐尼達斯 (Nicos Leonidas)

——莫妮卡·阿蓮的專用攝影師。

華理·戴維斯 (Wally Davis)

——琳達·崔佛的未婚夫；替薩克森·史考特工作。

亨利·阿蓮 (Henry Arlen)

——莫妮卡·阿蓮之堂兄。

1

對於我這雙不慣塵沙的眼睛說來，加利福尼亞沙漠的景色是如何地蕭瑟、空茫！我駕著租來的汽車直穿而過，將沿著海岸線的綿亘羣山拋在身後。即便是這兒的植物，也蒙著和黃沙同色的外衣。還有那愈去愈遠，聳峙於沙漠周沿的山嶺，看上去只是光禿禿、焦黃一片的岩層。這境地，或多或少帶了些不祥的況味，很能反映我恐懼、焦慮的心情。每一塊岩石，每一把砂礫的背後，似都潛藏著危機——將以再快也沒有的速度轉化為事實。

原先以為自己會愛上沙漠的。我對這兒的一切早就知之甚詳；同時，在我童稚時代所寄住過的一個家庭裏，有位名叫海倫·強森的女人，她就是在西南部長大的。她用一張張加州的圖片以及有關沙漠特殊的風情，填滿了我幻想奇多的腦袋，使我一直渴望親睹加州的真面目。但，可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能在這樣的時刻裏——一望無垠的黃沙帶給我暴露於衆目睽睽之下的恐懼感。

我向兒子瞥了一眼。小小的他坐在我身旁打著盹兒；驀然，他輕哼了一聲，轉動身體，換個更舒服的姿勢，又睡著了。他頰上瘡痕猶在，見之不由得使我怒火中燒。純化的憤怒情緒是我樂於擁有的。長久以來，憤怒早已無濟於事，而且往往自行瓦解。現在，我要利用這種情緒來拯救我的兒子，並

藉以自救。或許還可以使我擺脫生活的桎梏。對於那個緊追不捨的男人，我早已未存任何奢望；我知道，萬一我『不幸』身亡，他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把凱斯帶走。

至少，這新生的、持續不退的憤怒情緒支撐著我，滋育了我，使我有生以來首次得識生命的真正目的。過去一年之中——以及在更先前的時間裏——所發生的一切，是令人無法寬宥的。這些事情，我絕對不能再輕易忘却。我懷著一種束手就擒，無力脫逃的感覺已經太久、太久了。生活中任何一點動靜似乎都具有極大的危險性。當凱斯的爸爸以無比殘酷的手段痛揍凱斯的時候，我一下子就恢復了行動的能力，我再也不能被捕獲了。

縱然如此，凱斯一定不曉得我憤怒的程度有多強烈。他已經受夠了折磨，如果我大發雷霆，只會使他受到更多的驚嚇。他不能再被傷害到任何一丁點兒了，我必須盡己之力來保護他。

除了滿心憤怒之外，我對歐文·巴克萊毫無虧欠。他早就不是我丈夫了，而且，他也喪失了對他兒子應有的權利。可是，他一定會不顧一切找到我們，把凱斯從我身邊帶走，不管我們到那裏也逃不了的。這種想法像一把利刃刺著我，任憑我閃躲掙扎，也無力破除我的痛苦和恐懼。

車窗外，塵沙滾滾而逝，有如黃色的沙海，在向晚的午後時分透散著餘溫。我們前方就是號稱棕櫚泉的綠洲，環抱它周圍的羣山和沙漠地帶，隔絕了外面的世界，造就一處庇護的場所，宛如它對那些早期移民所發揮的作用一般。

最初我沒有想到我們會迫不及待地向棕櫚泉，逃避歐文的凌辱。我從來沒有在他面前多提我和莫妮卡·阿蓮之間的關係，雖然她是我在這世上僅有的親人了。一開始，歐文便認為我僅憑魚雁往返，而對姨婆產生了仰慕之情是不切實際的。至於她是卅年代和四十年代不可一世的大明星的事實，也不曾在歐文心目中發生任何作用。因為他到處吃得開，在他的生活範圍裏，電影明星的身價是一角錢一打，買賣隨心所欲的。自從他認定了莫妮卡毫無可供他利用的價值時，我們就再也不提她的名字了。所以，他怎麼可能瞭解莫妮卡在我的生活之中引起了微妙的影響？這一點，即使是莫妮卡本人也不可能明白的。我一直保持著和莫妮卡的通訊；由於歐文的關係，我學會了保有生活中許多基本要素的方法。

當然，歐文可能會想到我和凱斯把莫妮卡當做了避難的天堂——否則，他的眼線也會偵測出我們母子的行踪——不過，在他發現我們確實的去處時，我和凱斯將已安全地藏身在棕櫚泉莫妮卡·阿蓮的城堡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他對我們是無能為力的。這一段時間——我必須利用它來好好想一想，恢復清明的神智，並且給予凱斯他所需要的愛和寧靜，以便使他再度成爲一個正常的小男孩。

我們拋捨了紐約寒涼的十一月天氣，我駕車的當兒，只聽得車內冷氣機的漫聲低吟。昨天，我們先飛抵舊金山，找了一輛車子，開始南行。夜裏是在沿途一家汽車旅館度過了。由於採取的是迂迴路線，抵達南加州的時間可能得延後一些。

昨天早上我從紐約掛了一通電話。通話中，琳達·崔佛——莫妮卡的祕書兼友伴，曾給了我詳細的指點。我們將直接往進通往棕櫚峽谷的公路上的一家旅館，琳達已經替我們訂好了房間。一俟我們抵達了棕櫚泉，琳達必定已把姨婆和不期而至的我們晤面的事宜打點停當了。反正，琳達首先總得把我的情況做個『簡報』，因此之故，我們必須在旅館裏等待她來。『簡報』這一辭彙，正是琳達所使用的，乍聽之下，使我覺得頗不自在。

我從沒見過我的外婆——也就是莫妮卡的姊姊。母系的家族除了我和莫妮卡之外，全部都已作古了。在我七歲時所發生的一次車禍，使我成了父母雙亡的孤兒；打從那時起，我便開始了一連串的寄宿生涯，直到長大成人。母親一直和她的媽媽莫妮卡保持著連繫；母親過世的時候，有人寫信把這噩耗通知了莫妮卡，於是，莫妮卡不斷有信給我。她所寫給我的那些信件，宛如幽黑隧道盡處的一盞明燈。大部分的日子裏，它們是我唯一能掌握的快樂泉源。有時，莫妮卡隨函附贈些小禮物，都使我視同珍寶。她本人從沒來看望我；也不會邀我去拜訪她，然而，我一點兒也不認爲這事有何特異之處。想當然，以莫妮卡的生活而論，她和我是一屬兩個不同世界裏的人，我未嘗奢望貴如女神的莫妮卡會來關心像我這樣一個凡人。

長大後，只要我逮到機會，必定不肯放棄觀賞莫妮卡主演的那些舊片子——尤其是曾經贏得金像獎的『海市蜃樓』——她所扮演過的角色，我無不耳熟能詳。但凡在圖書館裏所能找到關於她的資料

，我都拜讀過了。不過，比起從前而言，有關莫妮卡資料的印行數量，已經大為削減了。

我甚至仔細看過有關棕櫚泉這個城市的所有資料，因為這是莫妮卡隱退之後定居的地方。從我瞭解沙漠地帶的種種開始，到我深深愛上想像中的沙漠為止，是一段何其遙遠的心路歷程！莫妮卡和強森太太一樣——幼年是在牧場上度過的——因此，我的視線總是避開那些都市建築，投向遠方的滾滾黃沙，我更種植了一棵長得不是很好的仙人掌，只因爲它是沙漠植物的一種。

當然，我內心有個優優的、不可告人的念頭——有一天，我要毛遂自薦，出現在莫妮卡姨婆的面前。可是我也知道，我必須先努力掙得某些東西——配得起莫妮卡姨婆的東西才成。我生活的天地，主要是在腦海中那個神奇的世界裏，我竭力避免它被現實生活所破壞了。

自從一位七年級的教師告訴我：我的文筆相當不錯時開始，我更是加意驅策自己。我要達成某項特殊的使命，永不與繁瑣、愚癡，以及缺乏情意的事物爲伍。待我年事稍長，和莫妮卡晤面的渴盼也不再像以前那麼殷切了，那股在內心鞭策我的力量却始終支持著我，幫助我度過寄人籬下的漫漫歲月，直到我滿了十八歲。

當歐文，巴克萊闖入我的心扉，我便盲目地接納了他。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倒不完全是由於他的過錯所造成的。

莫妮卡姨婆絕對想不到自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她也不會對我加以刻意的關注。畢竟，她只能在我一次又一次寄給她的那些個照片和寫得含羞帶怯的信件裏發現我的影子。可是在我說來，她活在電影銀幕上，活在電視螢幕上——是真實真實，有血有肉的人！——在觀賞莫妮卡和她的搭檔薩克森·史考特所主演的那些名片的當兒，薩克森也是我童稚幻夢中的英雄——英俊瀟灑，充滿活力——不像我素常所見的凡夫俗子。在他和莫妮卡談情說愛的鏡頭裏，莫妮卡的位置往往被我取代了。

成長的歲月中，我曾以他們兩個爲重心，編織過多少美麗的夢幻！雖然我寫的信往往是那麼笨拙，只有自己才看得懂，莫妮卡通常會回信給我的。藍蔞蒲色的墨水筆跡，清晰有力地刻劃在淺藍色的信箋上，每次都是如此。她從不多費筆墨，但我總是悉心保留下她寫給我的一字一句。在我想像中，

她是十全十美的。

上了年紀的莫妮卡，一隻手腕有關節炎的毛病，她所有的書信都由她口授，再經私人祕書打字而成。幾年以前，當我還在大學就讀期間，琳達·崔佛就已經開始替她工作了，並且成為我和姨婆之間私人通訊的橋樑。我很明白：莫妮卡對於我所做的一切，僅僅是出自她對後生晚輩的關愛之情，我在她眼裏算得了什麼呢？但是，我對她的仰慕心意，向來未曾稍減。尤其是在我心理上毫無準備的時候，她突然拿了一筆錢出來供我上大學，我英雄崇拜的情緒更是高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是說我有能力做出一些不尋常的事情，完全要感謝莫妮卡·阿蓮。從此，我的信函裏，充滿了熱情、大膽的字句。

近幾年來，我只有在聖誕期間才能得到莫妮卡的消息。她寄來的卡片總是那個樣子——沒有聖像或是聖誕樹的圖案——只有她獨特的，曾經在好萊塢風行一時的藍薑蒲色筆跡。卡片印製得極其考究，上面用龍飛鳳舞的筆法，草草寫上寥寥數語。

等到我大學畢業，和琳達·崔佛的通信已變成經常性的了。基於我們對那一度赫赫有名的女明星共同的崇拜心理，我們做了好朋友。琳達歸屬於一個妙不可言的族羣——影迷羣。我雖也是個影迷，却和莫妮卡有著更深一層的親戚關係。

也就在最近這幾年當中，我對琳達·崔佛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她四十二歲了，却仍小姑獨處，近來才和一個名叫華理·戴維斯的人訂了婚，我只知道他比琳達還小了幾歲。我們之間除了友誼性的問候之外，都不願多談個人生活。琳達很少提及華理，我則絕口不談歐文。我在信上寫得最多的是我剛起步的作家事業，我寫一些短文和採訪報導——這些，在我婚姻生活之中，總算成功地保全了。當然，我把自已對於莫妮卡·阿蓮的強烈感受也告訴了她。畢竟，莫妮卡是我在世上僅存的長輩親人了；也只有一個寄人籬下的孩子才知道這種感情上的需要。

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表明我的感受。我私心對莫妮卡姨婆的崇敬是說也說不完的。現在，由於她的家提供了我一處避難的場所，而我之所以選擇了她，還有其他的理由。和莫妮卡晤面，是我畢生

的願望，我却從來不敢提出。我知道而今她已離羣索居，非不得已絕不輕易接見任何人，主動邀我前往棕櫚泉是不可能的了。如今，我有十萬火急的事，一定得見到她不可。雖然處於目前這種恐懼的心緒之中，對於我們首次會晤的情形，我已有種預感——我將膽怯地像個少女一般。在莫妮卡面前，我似尚未長大成人。

昨天，我孤注一擲地打電話給琳達，想要多和她說些事情。她曉得我已離婚，但是，現在我必須讓她瞭解得更清楚。歐文以他一貫激烈、亡命之徒的作風擅自闖入我的公寓，而且在凱斯我兒企圖保護我的時候，狠狠地打了他一頓。從前，我就受過類似的苦難——有一次還進了醫院，不過，凱斯遭受了肉體的磨難，還是他生平第一遭。通常，歐文對付他兒子，不會輕易饒赦的。我們只有立刻遠遠走高飛，做為對歐文的回報。

電話中，琳達的同情心極其溫暖感人。然而，她也給了我小小的警告。她說：『莫妮卡目前的情緒很不穩定。卡露——這兒出了點問題。所以，我還不能把你要求的事情告訴她。你儘管來吧，我會把一切安排好的。我知道情形將要好轉，等到你人來了，事情平靜下來以後，她會很高興見到你的。』

聽起來，這並非萬全之策，但我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我自己的需要以及與日俱增的恐懼感驅策著我。一旦歐文知道我們逃離，除非找到我們，他不會善罷甘休的。所以我們必須找個安全的地方躲一陣子，以免他使出任何他所能使出的手段。不等他拿出真正的行動，法律是無法保護我們的——然而到了那個節骨眼的話，一切也就太遲了。

過去，琳達時常在信上提到『黃櫨居』，那是莫妮卡自建的宅邸。它位於山邊，前面圍有一連串的籬笆。曲徑幽深，遠離塵囂。莫妮卡·阿蓮，也像很多富貴之士一樣，一心一意追求安全、隱蔽的所在。早在她出人意料的戲劇化息影之前，便在棕櫚泉建造了她的樂園。現在看來，黃櫨居不但是凱斯和我的避難所，更且能使我們於過去幾個可怕年頭中所受的創傷得以平復。在這兒，我將找到我所需要的安寧，以便冷靜地計劃我該做的事情。首先，我要解除凱斯對生活的恐懼感，引導他產生新的